

文学者的

“核·福岛论”

——吉本隆明·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

〔日〕福古一夫 著

林晓轩 译

湖南大学出版社

文学者的

“核·福岛论”

——吉本隆明·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

〔日〕黑古一夫 著

林啸轩 译

湖南大学出版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者的“核·福岛论”:吉本隆明·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 / (日)黑古一夫著;林啸轩译.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22.2

ISBN 978-7-5667-2144-0

I. ①文… II. ①黑… ②林… III. ①核电工业-研究-日本 IV. ①F431.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22394号

文学者的“核·福岛论”——吉本隆明·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

WENXUEZHE DE “HE · FUDAOLUN”——JIBEN LONGMING · DAJIANG JIANSANLANG · CUNSHANG CHUNSHU

著 者:黑古一夫

译 者:林啸轩

责任编辑:全 健

印 装:长沙创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1 字 数:123千字

版 次:2022年2月第1版 印 次:202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67-2144-0

定 价:38.50元

出 版 人:李文邦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营销部) 88820008(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营销部联系

致中国读者

2011年3月11日下午2时46分，暴发于日本东北地方的里氏9级大地震与由此引发的巨大海啸，导致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千叶县等太平洋沿岸地区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死者与失踪者达18429人，全毁或半毁房屋有404890户，避难者（含被曝者^①）总数超过40万人。这组数据显示了东日本大震灾是何等严重的灾难。

尤其是建在福岛县太平洋沿岸的福岛第一核电站遭受的损害，推翻了此前推进核电站建设一方始终宣称的“绝对安全”，使1号到3号机组发生了堆芯熔毁（炉心熔融）、熔穿，甚至掀飞了正在进行定期检修的4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建筑，引发了与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级别相当的7级特大事故。

尽管事故已经过去了八年，但由于高浓度放射能污染危及“生存”，现在仍有6万多人无法回归故乡或者被迫抛弃故乡（事故发生前一直生活的地方）。福岛县太平洋沿岸的多半耕地由于放射能污染而无法生产大米和蔬菜等，在不能进行任何耕作的田地里，装满受

^① “被曝”意为“遭受核能辐（照）射”。

放射能污染表土以及草木的柔性容器袋堆积如山——进而言之，尚未确定装在柔性容器袋中的放射能污染物质以及从事故核电站泄漏的高浓度放射能污染物质“最终处理场”将设置在何处。福岛县民所担心的，恐怕是设置在指定为“难以返家区域”的“中间储藏所”会变成“最终处理场”吧。

福岛县海面 and 茨城县海面的“海洋污染”也很严重，即便现在事故已过去八年，沿岸部海里的鱼还因辐射量高而不能食用。

此外，核电站内的污染水，尽管日本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在申请承办东京奥运会之际向世界公开宣称“在可控范围内”，但现在每天依然向海洋排放。在这一意义上，即便说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整体上还未“结束/终结”，也不为过。

对“福岛核电事故”的这种事态，日本的文学者自从事事故发生不久便一直以各种形式发声。事故第二年的2012年2月出版了《今年又到三月时》（讲谈社刊），3月出版了《反核正当其时》（日本笔会编，平凡社刊），众多文学者就福岛核电事故和核电同人类关系发言。我也编辑了《从“广岛·长崎”到“福岛”——思考“核”时代》（2011年12月，勉诚出版刊），反核论者作家林京子寄来了她与辻井乔的对谈、论稿等。众多文学者目睹了福岛核电站事故，表明了反核电意愿。

在这些文学者的言行举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是最近十年几乎每年都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村上春树，在加泰罗尼亚国际奖（西班牙）获奖纪念演讲“非现实梦想家”（2011年6月）中极其“不负责任”的发言；二是终生容认核电的吉本隆明（对中

国读者而言，与其介绍他是“战后的思想巨人”，不如说他是“吉本芭娜娜的父亲”更熟悉）提出的“核电容认论”。吉本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7级事故后仍然信奉“科学进步”，说出了“根本不存在容许已高度发达的科学后退那一选项，那与放弃做人一样”。

将村上春树和吉本隆明的言论同“核与人类无法共存”这一认识对照，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对此，为了突出他们言说的“荒谬”，本书将早在福岛核电事故发生以前，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便一贯主张“反核电”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大江健三郎有关福岛核电事故的发言和作品（小说）置于他们对面。请读者阅读本书相应章节。

如果文学这一形式是围绕“人类生死”展开的，可以说“当红作家”村上春树有关核电的言论似乎包含着某种“宗教”般的意味，而吉本隆明的言论是基于盲信“科学即善”立场的“科学神话”见解。与他们相比，大江健三郎对待核电的态度更真挚，符合他始终尊重“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文学者身份。

在这一意义上，姑且不论本人对吉本隆明所言的辩驳，若能以本书为契机，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以“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旗手”等美好理由而在中国大受欢迎的村上春树，则幸甚。

黑古一夫

2019年7月15日

代序

——现在为何叩问文学者的“核·福岛论”

1. 忧虑“淡忘”

2011年3月11日下午，东日本发生了里氏9级大地震。强震以及由此引发的巨大海啸破坏了一向自夸“绝对安全”的核电站（福岛第一核电站），酿成了核电事故等级最为危险的7级特大事故。

这起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以下记作“福岛”。之所以加引号，完全是因为我认为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是和“广岛”“长崎”同样具有世界史性质的事件，是超出日本一国范围且关乎人类存续与未来的严重事故）是何等名留世界史的大事故！美国在事故发生之后不久，便最先察知其规模之大及严重性而命令住在“福岛”半径80公里之内的本国民众“立即避难”。发布“立即尽可能到远方避难”或“回国”命令的国家，除了美国，还包括中国和欧洲、中东诸国。

但相比外国（人）的这种“福岛”应对，核电经营者东京电力

和日本政府的应对，诚如众人所批评的那般敷衍，直到事故发生一段时间，依然是如果可能便试图隐瞒事故真实（事实）情况，等待风暴过去。这又与以下所象征的“无责任体制”恰成表里关系。“福岛”发生之前，在“狭窄”的日本列岛持续建造了多达 54 座核反应堆并计划新增的日本政府、始终追随国家这一方针的“核能村”居民们——群集于核电所带来“利权”的政治家和官僚（经济产业省、文部科学省等）、“电力业者”（财界）以及东京大学工学部出身者为主的核能学者（御用），一直听信政府而鼓吹推进核能信息的媒体，没有任何一方打算承担“福岛”的责任。

“核能村”这一不负责任性质所象征的本国情况，正如 2012 年年底众议院议员选举时依然宣扬容认、推进核电的自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所表明的那样，时过近两年而状况依然未变，“福岛”却即将被忘记。在众议院选举中使得自民党大获全胜的这个国家（国民），对于自己曾经一直居住的村、镇（共同体）受到放射能污染且遭到破坏，现在仍有超过 15 万之多的居民不得不因恐惧放射能污染（外部被曝、内部被曝）而过着避难生活这一现实，不知作何感想？

或许，人们会把有关“福岛”的这种状况称为“淡忘”。姑且排除最优先考虑企业利益的东京电力的“福岛”应对，“福岛”的“淡忘”是唯权是求的政治家、依然不愿解散的“核能村”居民、只想着赚钱的财界、无视“福岛”难民（包括被曝者）而始终追求现今“舒适”的国民综合造成的。我认为这的确是笼罩整个社会的“闭塞感”和“刹那主义”的表现，但如果对有关“福岛”的状况置之不理，难道不是放弃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责任

和义务”？

我勉强觉得能够抱有希望的，是每周五在首相官邸前以及各地进行的“脱核电·反核电”游行所象征的脱核电·反核电运动正在全国各地持续展开。当然，看到这种脱核电·反核电运动并未直接反映到“政治”中的现状，我不禁有些许陷入“绝望”，事实上也确实必须做好“脱核电道路此后仍很漫长”的思想准备。

不仅是对“福岛”，就是对造成前所未有损失的日本大地震也可以这么说。考虑到本国现实的“文化风气”是唯其“暧昧”才是“美德”，国民性尤其强调用“无常观”收拾残局或喜好“和为贵”胜过争论，就不得不认为对“福岛”的“淡忘”便是以这种形式恶化的。

那么，为何认为“福岛”的“淡忘”是如此严重？作为批评家，我能够想到三个理由。

其一，我认为文学界存在幻想（虚构），即人们似乎认为“科学进步必给人类带来幸福”之类的思想现今依然有效。代表那种幻想言辞的，一是吉本隆明批判和否定脱核电·反核电主张（思想），以“人类无法退回猿”这等怪论拥护核电容认·推进派的逻辑（思想）；二是现代文学界的现状，或许因默认吉本的逻辑，大家似乎不能从根源上对此进行否定和批判。

其二，近年被举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者的村上春树的发言正象征着文学界对“福岛”的“淡忘”。2011年6月，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国际奖颁奖仪式上，村上谈及“福岛”时无视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以及原爆文学家们切实的反核运动，为迎合大众而说出“我

们日本人本应对核持续大声说‘不’”。之所以这么说，不外乎是因为不曾批判吉本隆明核电拥护论的现代文学界，对村上春树在那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反核演讲”过后一年半以上仍对“核”保持沉默丝毫不以为怪，一直对村上春树那种只能令人感到“不负责任”的言说听之任之。

第三个理由，是读到《反核正当其时》以及《今年又到三月时》所收有关“福岛”的随笔和短篇，我认为不得不担忧其强烈的情绪化应对中所描绘的“福岛”的“淡忘”轨迹同68年前发生的世界首次核伤害“广岛·长崎”如出一辙。

2. “被害”与“加害”——《反核正当其时》

自不待言，文学者就“福岛”发出“反核电”呼声，应受到欢迎而不该被责难，因为我认为，就“福岛”发言，是所有对未来负责、关注生存于当代的人类生命的文学者都应承担的责任和履行的义务。从这一意义上，我毫不怀疑：《反核正当其时》是出于“后记”中日本笔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长森绿所说“诚挚祈祷将来的关心不至于淡薄，早日恢复安然温馨的日本”这一善意而编纂的，而会员们秉承日本笔会编辑出版委员会的意图表明了他们思索的“反核电”思想。

但读完全部51名会员投寄的文章（由“致今天的你、明天的你”“谱写故事”“歌·咏·诉”“凝眸深部”“传承讲述”五部分

构成)，我首先感到的是他们整体对 1945 年 8 月 6 日、9 日的“广岛·长崎”“核（被害）历史”的无知，缺乏对“福岛”发生之前以“沉默”容许核电这一“加害”责任的自觉。

尤其是，全部 51 人虽然讲述“福岛”，却未正式举出自 1954 年持续至今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反核运动）和 1982 年出于“核战”危机感而非常活跃的“文学者反核运动”等，此外更无一人提及可能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的吉本隆明“核电容认论”，更未对其进行批判。这让我觉得这实在是“不负责任”的“反核电”论。当然，51 人全未言及高调亮相的村上春树的“我们日本人本应对核持续大声说‘不’”言论。这本《反核正当其时》的总体特征，鲜明体现在笔会会长浅田次郎“前言”里那种宛若“国际主义”的表述中。

必须要做的事很多。但我们作为有着近 2000 名会员的文学者组织，必须将各自的所思寄于笔端，集成一册。于是在震灾和核电事故发生一年后，我们刊行了本书。

我们的先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法写出所思，更不被允许通过出版广泛呼吁。诸位执笔者想必定是念及先人们的遗憾而尽情挥毫。

曾体验核武器惨祸的我们，竟又引发了核电事故这一同根的灾厄！这一事实，我认为要讨论责任归结，更应明确它是国家的屈辱，是对历史的背叛。

如若不以所有国民的睿智克服这一国难，即便日本这个国家留在地图上，其存在价值也会彻底丧失。（着重号系黑古所

加)

就着重号部分的“责任归结”而言，众多反（脱）核电论者却始终未从“国家的耻辱”那种与时代挂钩的角度，“讨论”在美国“核保护伞下”尚未确定高阶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理场便在核电站区内保管那种“危险品”的“责任归结”。浅田次郎莫非不知道这件事？

浅田次郎的这种态度，似乎贯穿于《反核正当其时》。比如，濑户内寂听在《核电事故是人灾》（收于“传承讲述”）中报告，她在来自放射能最为严重的福岛县饭馆村难民们寄身的避难所，注意到“人们表情灰暗，目光冷峻凝滞”，于是做了以下事情。

“我擅长按摩的。大家都很累吧？让我给大家按摩一下。谁都可以，请过来吧。”

马上有一个老年女人走过来。问了一下年龄，比我小得多。小身材的老年女人肩膀和脖子都很僵硬。我一边给她按摩，一边向着冷峻的眼说：

“吃了很多苦啊！满肚子的气愤和牢骚吧？说给我听一听。”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举手说政府的做法一点儿不称自己的心，不断地举出种种不讲理或无法理解的事儿抱怨。

“是啊。”“真的呀！”大家相互赞成，不住地向我讲述。我突然发现，每一张脸庞都生动起来，目光也柔和起来。

“核电事故是人灾啊！人制造的灾难，能够通过人防。让我们齐心协力，高呼废止核电吧！”

一下子响起同意的掌声。

我们不再受骗，瞪大眼睛看准，我们要发起反对核电行动。
我要把自己无多的余生奉献给这一运动。

濑户内寂听在他处（《图书新闻》2013年1月1日刊）也讲述了自己对搁置“福岛”、允许重启核电站的国家状况有意见，认为“活了90岁，现在的日本最糟糕”。从这一意义上说，我毫不怀疑她的“决意（善意）”。

但除了露骨的自卖自夸，其反核电论的致命缺失是缺乏对默认国家在狭窄国土上持续建造54座核反应堆这一“核”政策的反省（伦理批判）以及自己由此也无非是“福岛”“加害者”这一自我批判。简而言之，濑户内寂听这篇随笔的反核电论中只有“受害者”意识，全无“加害”意识。

当然，这种“受害者”意识和情感不仅体现在濑户内寂听身上，连标明“反省辩才”的高树信子等人也同样全无“加害”意识。她说：“有人问反对核电者‘凭着蜡烛能生活吗’？我可无论如何不能靠点蜡烛生活，所以只能选择了沉默。尽管如此，却始终觉着别扭。我认为不该被蜡烛钳口，不持续反对是不行的。到了现在，我认识到沉默的我们同罪。”（《现在正该做出合理性判断》）这种欠缺“加害”意识的反核电论，伴随着高树信子以下话语所象征的“自我辩解”。我不得不考虑：果真凭此便能够贯彻反核电？

在推进核电时期倡议反核电的，被认为是“情绪性”“生理性”核过敏体质者，进而被视为“反体制者”。因为确实存在强力反对推进核电的电力公司和政治体制，他们曾经一直被视为“核过敏反体制者”而遭特别对待。

现在，经历了福岛事故之后，反核电终于不再作为思想或体制问题，而开始在合理性层面讲述。也会提交材料吧？必须提交。

由于发生了悲剧，终于开始出现变化。

我不能充分理解“反核电终于不再作为思想或体制问题，而开始在合理性层面讲述”是何意思。这个姑且不论，从高树信子的思路看，她跟先前的村上春树一样，完全缺失对“福岛”的“加害”意识、本国反核运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历史、基于“广岛·长崎”的体验而孜孜不倦书写至今的“原爆文学”历史。凭着高树信子和濑户内寂听她们这种“情绪性”反核电论，果真能使日本消除核电及其关联设施？

至于原因，人们认为：一般说来，强调“被害”虽然能够刺激他者的“俗念（情绪）”并获得“同情”，但这一“被害”意识绝不可能升华至“思想（逻辑）”，最终只能被记忆为一次性的“感情”。与此相反，“加害”意识源于探索给对方施加损害的意味，需要彻底考察（自我锻炼）如何避免重复那种“加害”，经由这种活动而必然升华至“思想”。

高举“反核电”旗帜的《反核正当其时》成为一本令人遗憾的出版物，也是因其“加害”意识淡薄。当然，不是没有像佐佐木让的《敬复 R 先生》、中村敦夫的《老人与蛙》（收于“致今天的你、明天的你”）那样将日本（人）同“核”相关的“加害”和“被害”关系充分纳入视野的文章。

不过，《反核正当其时》的问题不只是舍弃“加害”而过于强

调“被害”这一点。那便是除部分人之外，都很欠缺自己对实现“反核电”能有何作为的问题意识，即几乎没有像落合惠子那样的文学者。她在《我们这些拥有了无法控制、无法处理之物的人们》（收于“传承讲述”）中批判了断言“核电可控”的吉本隆明言论，并宣布要从自己立身之处实践性地持续开展“反核电”运动。它还与以下相通：笔会会员中，有从东京电力得到巨额稿费而发挥了“推进核电”作用（《安娜的能源观光》，2004年）的荻野安娜那样的作家，或像科幻作家丰田有恒（《核电的挑战——徒步调查全部15处的现状与问题点》，1980年）那样始终积极容认、推进核电的“确信犯”，而笔会未通过笔伐对此进行“自我批判”。当然，我非常清楚日本笔会是一个个“独立”文学者的集合体，并非过去“文学报国会”那种大政翼赞会性质的组织。

3. 可有“希望”？

话虽如此，也存在采用民间故事（寓言）手法从根源上追问“熊（自然）”和“我（人类）”共生问题的《神明2011》（收于和《反核正当其时》同样以“反核电”为中心的文集《今年又到三月时》）的作者川上弘美、叠合“福岛”与“切尔诺贝利”而以“核”的反人类为主题发表短篇连续作品集《过去曾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2012年5月）的黑川创那样真挚地理解“福岛”的作家，可以说他们是“核时代”的希望。这些希望可从川上弘美《神

明 2011》的“后记”中看到：

2011年3月末，我正式写《神明 2011》。我根本不是采取威胁态度，即警告伴随核能利用而来的危险而创作的。与其这么说，毋宁说是蕴含震惊心情——日常在持续，而这一日常隐含因某事而发生巨变的可能性——创作的。沉静的愤怒，自那场核电事故以来，挥之不去。当然，这一愤怒最终是朝向自己的。因为长久造成了这样的日本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尽管心怀这种愤怒，我们还是平静地在各自的日常生存下去，不会强说“厌腻”，不想放弃生存。因为生存本身就应当是巨大的喜悦嘛。

此处表明的思想，同鲁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一样。出生于福岛县相马市的古川日出男在“3·11”之后，便怀着满腔愤怒写出了《马儿们啊，光是纯洁的》（2011年7月）。可以说，以上“后记”表明的希望，也出现在收于同一文集的古川“私小说”性作品《投宿16年后》中。如生活在受放射能污染的故乡的人们（嫂子的娘家人们）和“我”的对话：

“今年咱们这怎么处理田地啊？”我问。

“地还要种啊。”

“种作物？”

“对。”……

“这个嘛，近处的人们，还有我们，基本都喜欢农业啊。”

“农业很难啊。”

“培育，收获活着的东两嘛。”

“可是，真的喜欢啊。”

“因为喜欢才当农民的，所以不会不种地，也不会抛荒。”

“这是理所当然的嘛。”他们快活地说。铿锵有力，洋溢着自豪。

假定剥夺了这种纯朴农民生活的是“福岛”，就无论如何不能说持续泄漏放射能的福岛将会生出希望。的确，只要不对实现“零核电”社会抱有希望，这个社会就不会有未来。大江健三郎在《定义集》（2012年7月）中说“反核电”（反核）关乎“生命问题”。为让生命永生，我们也不能丧失希望。

4. 余论

如今“福岛”发生已近两年，我们果真能够不弃希望地生活下去？尤其是在多数国民打算将我们的未来托付给始终容认并推进核电的自民党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考虑真正“反核”是否可能——后文将详述。或许是因为这个国家依然存在吉本隆明那样的“核电容认论”、村上春树那般“反核”认识，“核”现实如此紧迫，我们不能就因此随波逐流。

我在1983年撰写了《原爆与文字——从原民喜到林京子》，然后在1993年创作了《原爆文学论——核时代与想象力》，又在2005年推出了《文学是如何描写原爆的》，2007年出版了《林京子